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五回 三進開封索寶劍

話說那衣物之內掉一物，包剛取起看，是一副金鈎。孫佩說：「與我看來。」包剛遞與孫佩，孫佩看時，不覺淚下。眾人問賢弟因何下淚？孫佩回道：「此是鳳姐姐之物，見了豈不傷心。」鳳公夫人啼哭不止。眾人勸了一番，一日探子報到，不日有官兵來。郝鸞道：「縱有官兵也不怕他。」見山樹交加，原有空地不過□畝，吩咐眾嘍兵伐樹，平出空地，好操演。眾兵砍了半日，才伐一根，心中焦躁，取出劍來認樹砍去，連砍幾根，盡皆倒地，眾人無不稱「寶劍」。周龍道：「借與我看。」郝鸞便與周龍，周龍看了，又借包剛的劍一看，也還他。眾人說不識此劍何名？郝鸞將司馬傲之言，說了一遍，我這劍名「龍泉」，包兄劍名「攢鹿」，回頭向馬俊說：「賢弟那劍名『誅虎』，如何不佩在腰間？」馬俊向他說：「只因在開封殺了宋公子、孫知縣、鮑成仁，自己投首不便佩劍，寄在武志飯店，尚未取來。」郝鸞聽了此言把臉一沉說：「好不小心。」馬俊心頭火起，不敢回言，便上山取了行李，不辭眾人，悄悄下山去了。郝鸞至天晚方回，孫佩道：「仁兄說話太重了。」命人請他出來，嘍囉說：「馬爺下山去了多時。」郝鸞大驚：「馬賢弟好生性急，我一時衝撞他，他竟到開封府去走走。」眾人道：「仁兄有禮，小弟願往，只留焦陳守寨。」

馬俊日行夜宿，那一天到一個市。此時有一更天氣，只見一個院落，今晚就在此歇。便走進來，屋內還有燈光，馬俊放下行李。問：「有人麼？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人來，馬俊說：「過客宿店，暫借一宵，明日重謝。」老者看了馬俊幾眼道：「非我薄情，怎奈官府告示，知曉各家，凡有面生之人，不許容留，倘有不測，罪罰不要請爺可往別處宿罷。」馬俊道：「好沒分曉，俺又不是賊盜，說面生可疑，俺偏要在你家宿。」

老者見他人發怒，連忙說道：「爺也不是那樣人，只是舍下無牀鋪款待，恐其得罪。」馬俊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隨便晚飯足矣。」

老者沒奈何，只得到後邊對一個少年媳婦說了，捧出一鉢大米飯來，兩樣小菜，放在桌上。馬俊吃了飯，後面又送出些小菜，拿了一壺酒擺在桌上，對馬俊道：「荒村地面，無物可敬，望其寬宥。」馬俊道：「我心甚不過意，又費老翁之心。」老者道：「真非待客之禮。」當時二人坐下飲酒，老者道：「請問客長尊姓大名，作何貴幹？往那方去的？」馬俊道：「俺姓馬，要到開封取一件東西，不知老翁尊姓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老漢姓莫，祖居此間。」馬俊道：「原來是莫老丈，此地離開封還有多少路？」老者道：「有五□里。」馬俊道：「俺明日要趕路，酒不吃了，但明日取了東西回來，還要拜謝。」莫老收拾了物件，往前面去了。馬俊就在長桌放開行李，又將雙刀枕在頭下，竟自睡了。想道：明日怎生向武家取刀之法，作何話說，又想在山下被郝鸞大哥說那樣言語，思來想去，仔細聽，方有三更時分。忽聽得外邊有人輕輕敲門，原來莫老兒未曾睡著，聽得外邊敲門，後面走出來開了門，又唧唧的說道：「裡面有人借宿。」

門外人道：「曉得今日有事，也不該留他宿。」悄悄的拿了東西往後面去了。馬俊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原來這老者認得我，莫不是叫人來拿我。」便起身將行李卷好，把雙刀拿在手內，他若來我自對敵之法。不一時，那人依然去了。馬俊又想到：「此人不是害我，必是偷盜來的，寄在此處便知好歹。」一夜未曾合眼，直到五更天明起身，整整衣服，拿了行李，帶了雙刀，叫道：「莫老丈俺去了，明日再來謝你。」說畢竟自去了。莫老出來相送，關了門，又去睡了。

再言馬俊走出荒村鎮，路上弄些饅頭吃了，換了衣服才行道，五時方才進城。自己悄悄走到孫佩門首，巷內有鬼作笑。

人走得稀少。馬俊要到武家去取劍，恐有口角不便就去，故此先去孫佩家坐坐。想著，將身一縱進來，只見廳上擺著□數具棺材，院內草長多深，他往前面走了一回，歎道：「這樣一個人家，被奸人害壞了，不知孫兄弟幾時方能復興家業。」放了行李，就在這睡了。日已沉西，起身來將行李卷好，就待取了劍再來睡罷。縱了出來，尋了一個飯店，吃了一飽，就向武志家走來。此時，約有一更時，縱上屋到裡落下，裡面來找到他向日歇宿的所在，只見武志坐在門檻邊，在那裡拍手打掌的笑什麼東西，馬俊用手扒在武志的後領攢在地下，又舉起來叫道：「武志你可認得我麼？」武志見有人抓著他，吃了一驚，睜眼一看，見是馬俊，越發嚇慌了，道：「小人認得馬俊。」馬俊道：「俺吩咐過你的，叫你莫動這間房，怎麼就忘了。俺的寶劍在那裡？快快取來。」武志道：「寶劍在呢。」馬俊見他說在，就放武志起來，到房坐下，馬俊道：「俺當初做了事，煩累你家，叫你這間房子鎖著就是一年，俺來取劍自然認你的房錢，因什麼竟自開了？」武志道：「不瞞馬爺說，自你去後，我父親染病身亡，又因此巷內作怪，人都不來下宿，家計貧了，所以開了房門，借了爺行李典當了。」馬俊道：「衣服是小事，俺的寶劍快快拿來，重重賞你。」武志道：「寶劍在。」馬俊道：「既在，快快拿來。」武志道：「劍在呢在呢。」連說了兩三聲，又說了七八個「在呢」，馬俊要劍如火，怒道：「你這狗頭胡言亂語，既在快些拿來就是，敢是你失落了麼？」就把武志攢在地下，舉起刀來，問道：「劍在與不在，快快說出，免你一死，若還不說出，我砍你為肉泥。」武志一時要命，沉也是天理難容，該當事發，只得直說道：「不瞞馬爺說，劍在開封府庫內。」馬俊道：「因何劍在開封府庫內？」武志就把前後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「被居老兒稟官，將劍作了兇器呈出，太爺驗明貯庫，這都是真話，饒了小人罷。」馬俊道：「你這狗頭做的好事，你如今殺了他，害別人，把寶劍又貯在庫內，如何拿得出來。」

心內想一想道：俺馬俊乃是英雄漢子之人，必須把「性命」二字丟開，若不大起膽進府見太爺，把武志這件事情訴說一番，要救出李舉，也免得太爺審這無頭的官司，只教他把劍還我便可。主意已定收了刀道：「既然你失了寶劍，何不早說，我也不與你要了。」話說未了，縱上屋去了。武志見馬俊去後，呆子半會方才開口說：「嚇死我也，幾乎死在刀下，我真是凶星過度，不免回頭吃齋罷，免了這種驚嚇。」

且說，馬俊穿房過屋，來到府衙內四處聽聽，找尋太爺的房屋，尋到東邊，看見有燈，有一個在內歎氣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叫本府怎樣斷法？」馬俊聽見大喜，原來太爺就在此處，我若不見太爺，就不是個大丈夫。不知馬俊怎樣見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